



BILL
VIOLA

比尔·维奥拉 Tempest

174
SCOPE

比尔·维奥拉：烈士

撰文 / 顾灵 图片提供 / 泰特现代美术馆

横跨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的千禧桥连接着泰特现代美术馆与圣保罗大教堂，每日来访的游客络绎不绝。一方是艺术之殿，一方为宗教之堂。如今，两处分别展示了两件比尔·维奥拉的作品：《微小之死》(Tiny Deaths, 1993)与《烈士(土, 气, 火, 水)》(Martyrs (Earth, Air, Fire and Water), 2014)，后者历时漫长的 11 年，今年终于在圣保罗大教堂美国纪念礼拜堂旁的圣坛与公众见面。

笔者有幸赶上了仅有的四次免费参观中的一次，比预定时间提前了 15 分钟到售票处，领了印有比尔·维奥拉名字的小蓝贴纸，和其他陆陆续续到达的十余位观众一起等候导览员。一位满头银发、风姿绰约的老太太精神熠熠地出现了，稍等片刻后，带着我们走向比尔·维奥拉的作品。那是位于教堂右侧的顶头，雕花高窗外，偶有白鸽飞过。蓝天白云下，这组四屏录像装置由一件梯字形极简碳素钢基座支撑，由知名建筑师诺曼·福斯特 (Norman Foster) 及其工作室 Foster + Partners 为此件作品量身打造，光滑的流线型曲面幽幽散出如黄铜般

的亮泽。

随着屏幕亮起，四个人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被四种自然元素所囚拘：土者－埋于土堆之中；气者－手脚被拷；火者－徒然而坐；水者－如耶稣倒挂；是为对其受苦瞬间的凝视。逐渐地，运动进入画面，每一元素开始干扰四人之静止；火雨坠落，飓风盘旋，水若倾盆，土扬飞升。土气火水，骤怒而惩，四位烈士却岿然不变。其所承之残暴，喻示其通过死亡、迎接光明前最为黑暗的时段。

他人之痛

“烈士” (Martyr) 一词在希腊语中原意为“目击” (Witness) 。今时之世，传播媒介使每一个人都成为他人受苦之目击者。烈士们所呈现出的抵抗之姿，或可照亮我世之漠然无为。其以身试险，彰受苦、受痛、受磨难之躯、之力、之韧，以保对其所持之价值、信仰与原则之忠。



比尔·维奥拉 烈士 (土, 气, 火, 水) 永久装置
四联屏等离子荧幕多彩高清录像 140×338×10cm 时长 715 分钟 2014

比尔·维奥拉 致意 视频装置 10 分钟 1995

《烈士》表达了行动之想：刚毅、恒心、坚忍与牺牲。对圣保罗大教堂的主教士马克·区雷 (Mark Oakley) 而言，“烈士”一词可以帮助我们定神思考：值得人类为之牺牲的究竟当为何物？“当为信仰，良心，正直，友爱。你我在世之幸，必将报之。以何为报？以身立表，何以生，何以死，何以改造当世。”姬拉·佩罗夫 (Kira Perov) ，自 1978 年伴维奥拉左右、监管诸多重要作品制作的亲密伙伴与爱人，不无感慨地说：“在亲眼看到作品完成的那一刹那，我感到的是满溢的狂喜。”她顿了一顿，“影像作为一种当代艺术媒介，往往执掌着大众文化，在此，它却缓慢凝滞，解除无谓的控制，型塑并深化你我的感知，让我们能够直面自身的脆弱与潜力。我们在四位烈士身上，可以看到人在面对黑白不分、崩离析的现世时，所持之尊严与坦然。”

11 年前，圣保罗大教堂向比尔·维奥拉发出邀请，围绕“烈士”与“玛丽”两个主题委托创作。作为一系列委托项目中的最新作品，促成其最终面世背后的巨大努力寓示着 300 年来圣保罗大教堂欲与人言的恒心。亨利·摩尔的《母与子》(1983)，詹姆斯·霍洛宾 (James Horrobin) 的《丘吉尔纪念屏》(2004) 均被收入圣保罗的永久收藏。此外，丰富的临时艺术项目亦从未间断：过去十年来，丽贝卡·霍恩、安东尼·格姆雷与小野洋子等多位艺术家的作品先后在此展出。

烈士的原型

作为一名无神论者，比尔·维奥拉与宗教的关系是无比微妙的。他早年就痴迷于宗教画像，尤其是在意大利生活期间，每日徜徉于古典大师笔下的宗教场景。16 世纪的意大利绘画，于维奥拉而言“是一



175
SCOPE



比尔·维奥拉 烈士（水）

种全然的沉浸式物理与空间体验。”然而，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维奥拉的作品中才真正开始出现基督的形象，但当时的机缘其实非常个人：维奥拉的次子出世，与其母亲的去世。一日清晨，维奥拉到芝加哥艺术学院散步，忽而在 15 世纪弗莱明画家德里克·布茨（Dieric Bouts）的一幅哭泣的圣母像前驻足。他回忆道：“与我而言，那幅画昭示了对‘悲痛’的全新定义。”

近 20 年来，文艺复兴艺术对情感与形式的净化始终浸润着维奥拉的创作。在作品《浮现》（Emergence, 2002）中，一名年轻男子有如大理石般的躯体从一具精美的大理石棺中缓慢升起，倾入两名妇女的怀中，这显然是对马所里诺（Masolino）的《圣母怜子像》（Pietà）的诠释。在《致意》（The Greeting, 1995）中，三名女子在佛罗伦萨街头邂逅致意的情景仿若是对 16 世纪托斯卡那画家蓬托莫（Pontormo）的名画《访问》（The Visitation）之重现。由此想见，基督的出世、死亡与重生，或是烈士的原形。

“宗教总能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我想艺术也是其间十分重要



比尔·维奥拉 烈士（土）

的媒介。”艺术家在接受圣保罗大教堂的视频采访时说：“我所接到的两个主题：‘玛丽’与‘烈士’，曾是 18 世纪绘画中的常见母题，对我而言其实很有挑战，因为你需要呈现的，是人究竟会为何而献出生命？这对有些人而言不是每天非得面对的问题，而我作为一名艺术家，应当如何去表现这个问题。我想我所能做的，是编制节奏，使其铺展，并向更广阔的精神性发声。”

纯粹之光

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展陈部主管马修·盖勒（Matthew Gale）在 Tate Shot 的采访视频中介绍了泰特于同期展出《微小之死》的原因：“这件维奥拉的早期作品，呈现了不同年龄的人，在光与影之间的出现、消失，通过身体的回转，生死交替之感在略嫌粗糙的黑白影像中呼之欲出。我们希望以此呼应维奥拉在河对岸圣保罗的新作，并以此呈现艺术家几十年来连续的创作线索。”



比尔·维奥拉 Catherine's Room 5 频彩色录像 2001

“我一直和光一起工作，纯粹的光。这是我的主要工作方法。我探向那空无之地，不需要任何杂质来填补那不可见的缝隙。你看向那空无，光的虚位，清晰地知晓下一步该怎么做。如果我成功地探到那下一步，也就提示我到了开启摄像机的那一刻。”维奥拉的高保真彩色画面总以卡拉瓦乔式的戏剧性光影对比带来恍然如悟。而惯常的刻意放缓的节奏，则将一切细节放大：从演员脸部极其细微的表情变化，

比尔·维奥拉，烈士（土，气，火，水）泰特美术馆展览现场



到对水、风、尘、火令人惊叹的动态捕捉。

“影片最初，这些人被遗弃在偏僻的某处，无力地颓然等待死亡的降临。但他们的内在起了变化，他们不再放弃。比如由约翰·嘿（John Hay）演绎的水烈士，他被倒吊着，水流如瀑布般倾泻而下，他却逐渐上升，直至离开画面。四部影像的结尾，都照以强烈明亮的光，每个人都显得苍白，但充满着精神的力量。你在影片的最后所看到的，是一些漂浮着的荧荧微粒。”仿佛光散入了空气。如爱因斯坦所言：“光速，是笼聚一切的胶囊。”

除了无与伦比的高清科技与摄录技术外，演员们的表演同样令人叹为观止。艰难的选角工作同样由佩罗夫负责，她不无自嘲地说：“演员们每次都没少吃苦，和我们多次合作的黑人演员达罗·伊格斯（Darrow Igus）心知肚明。此次他扮演的火烈士，全程都要安然端坐。而在他周围，从稀疏的零星火雨演变到熊熊烈火，他一如既往的安然令我们十分感动。还有扮演土烈士的诺曼·司各特（Norman Scott），他的动作都是倒序的，所以对他的肌肉力量要求颇高。而当我们看到回放的镜头，他的肢体语言都是那么自然而恰到好处。演员的表演必须与这些自然元素融为一体，才能达到最生动的感染力。比尔最初画稿中的那跃然纸上的宿命、坚毅、尊严与征服，全然贯入了



比尔·维奥拉 微小之死

最终的影像作品。”

有“录像世代的伦勃朗”之称的比尔·维奥拉出生于美国纽约，除却来自西方艺术的经典养分外，他同样深受东方哲学的影响。长年在日本、巴厘岛等亚洲地区的生活经历培养了他独到的感性。“如禅宗所言：知死才会懂生。”艺术家在接受 BBC 三台“夜间电波”节目主持人菲利普·道得（Phillip Dodd）的采访时，这般回忆他在日本的时光：“有一次朋友带我去家里看水墨画，对我而言，白纸黑墨的魅力有如魔幻药，那些美妙的线条在白纸上游走，每次都把我看得不可自拔。但朋友告诉我，他们看的不是字画，而是看那留白。这与我的影像创作原则简直如出一辙，我在心里惊叹，知己不过如此！”

比尔·维奥拉 Nantes Triptych 视频综合材料 29 分钟 1992



比尔·维奥拉，烈士，展览现场

正如英国财经时报记者瑞秋·史宾瑟（Rachel Spence）在其《比尔·维奥拉的宗教之验》一文中对马克·区雷教士的引言：“归根结底，神学的语言无关乎信息，而关乎构造，关乎人类。每一步的退让都是进一步的成长。‘消退’（Via Negativa）所指绝不是到达。好的艺术，正如好的宗教，是向我们的回答提问，而非对提问的回答。教堂每日迎来送往众生无数，各有各的信仰、疑惑与不解，然而各之所虑均有所通。维奥拉借其创作所触动的，是你我人生的必经之事：生、死、爱。他为我们提供了通往大神秘的共享之道。”这并非维奥拉第一次在教堂中展出自己的创作，而维奥拉自然也不是第一个在教堂展出作品的现当代艺术家。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即是一例，这位抽象表演主义的代表人物以自杀的悲剧结束了生命，而其生前最大的渴望即是为其巨幅素色绘画寻找一座教堂。如今，维奥拉的《烈士》之于圣保罗，有如罗斯科的遗作之于休斯顿教堂，回归它们独属的真正家园，向世人打开通往形而上界的屏障。

揭露人性之核

“世界在改变。”维奥拉语音哽咽，几乎热泪盈眶：“对于全球各地正在发生的暴力，我希望能从我们的内在来理解。这些烈士，并非身在战场，或位于暴力的第一线。影像的视角，也并非来自观者，而是来自观者的内心。我希望能精确地呈现人类所处之境，以及我们所受之影响。每个人都有亟待解决之事，都需更透彻的理解力。一切关于人，而我的创作就是将人放到台前，揭露人性之核。拯救之所，

比尔·维奥拉在 ACCA 的展览中，将影像投影在金箔和银箔上，摄影 Julie Clarke 2010



比尔·维奥拉 emergence

比尔·维奥拉在 ACCA 的展览中，将影像投影在金箔和银箔上摄影 Julie Clarke 2010

将降临你、教导你，即便历经苦楚磨难，终将开花结果。”

比尔·维奥拉 6 岁时曾有过刻骨铭心的溺水经验，水于他而言，同时等同于空气与窒息。如艺术家本人所言：“鱼不知水在何处，人不知气在何处。”透过其影像，我们或能感受世界与人心的透明。作品英文标题中的“Air”，常指空气，在此译作“气”，更有流动感，既内而外。步出圣保罗大教堂，迎面吹来夹杂着河水潮湿气味的和煦之风，还有使人睁不开眼的阳光。

